香祖筆記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香祖筆記
卷四

► 卷五

康熙四十年，駕臨塞外，喇裏達番頭人進彩鷂一架、青翅蝴蝶一雙於行在。問之，對曰：「鷂能擒虎，蝶能捕鳥。」又哈密獻麟草一方，云：「草生鳴鹿山，必俟千月乃成，自利用元年至今，止結數枚。」

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，高廣二寸有奇，四面皆作連瑣格子，上下卍字文。外一童子俯首而窺，中有一猿坐而仰視，意態如生。鈕玉樵〈琇〉官秦中，嘗見之。

黃周星，字九煙，崇禎庚辰進士。性簡傲。嘗遊嘉善，遇一人負薪過市口，作吟哦聲，揖入，詢其名氏，曰：「崔姓，名金友。」出其詩，五言云：「花落無人徑，雲飛到處山。」七言云：「因風去住憐黃蝶，與世浮沉笑白鷗。」又云：「吟思白墮傾家釀，坐對青山讀異書。」自號樵隱。黃驚異，因與定交。

某大臣籍沒時，有一書案，乃琥珀琢成，而嵌水精，方廣二尺，下承一替，亦水精為之，高可三寸，貯水，畜朱魚，紅鱗碧藻，煦沫遊泳，恍若麗空。按元時燕帖木兒於私第作水精亭子，四壁皆水精，鏤空貯水，養五色魚其中，剪彩為白蘋、朱荷諸花草，壁中置珊瑚闌干，光采玲瓏。右李材《解酲語》載之，古今事相類有如此。

宜興任弘嘉字葵尊，康熙丙辰進士，以行人改授御史，上疏請定服色，於是三品已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猻。一日，五鼓入朝，遇梅桐崖〈鋗〉少廷尉。時隆冬，梅有寒色，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：「京堂詹翰兩銜門，齊脫貂裘舍利猻。昨夜五更寒徹骨，滿朝誰不怨

葵尊。」吏部侍郎趙公玉峰〈士麟〉曰：「公詩大佳，尤難其押韻天然耳。」梅今為御史中丞，巡撫福建。鈕玉樵〈琇〉《觚賸》記此，訛為京師謠語，蓋不知為予戲作也。

元時張進中者，字子正，都城耆老。善製筆，管用堅竹，毫用鼬鼠，精銳宜書。吳興趙子昂、淇上王仲謀、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。尚方時有所需，非進中制不用也。每自持筆以入，必蒙賜酒。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。

昌平紅崖谷，有道人戒行甚嚴。一夜，有美婦人叩門求宿，時天寒，憐而納之。婦以言挑，道人不為動。忽言腹痛，就盆產一兒，詰旦抱去。道人惡盆汙，覆諸澗中，誤染左手，五指皆金色，復視澗際，沙石亦皆金色矣。

大小勞山在萊膠州即墨之境。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，狄武襄與夏人相拒，士卒疲困憩此，因名。

烈婦王氏，名富英，儒家女也。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，故以為名。康熙癸丑，歸孫文恪公之孫槐。會土寇亂，婦被掠。賊帥慕其色，將犯之，堅不從，繼以兵刃搒掠，亦不從。夜闌，伺守者倦而寐，遂以帛自縊死，貌如生。賊帥驚歎其貞烈，已而自悔曰：「如此烈婦，而我逼之，以至於死，吾不知死所矣！」乃謝其儕伍，披緇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明末靖海衛向化，其父指揮某，投海死。化年十六，沿海岸哀號三日，亦投於海。次日，天方晴霽，忽西南有聲如天鼓，雷雨大作，化屍以頭戴父屍浮至海岸。觀者如堵，莫不驚異泣下，其家乃祔葬焉。

順治初，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，未有室，同輩醵金謀為娶婦。一日，於市中買一婦人歸，去其帕，則髮鬅鬙白，居然嫗也。遜曰：「嫗長我且倍，何敢犯非禮，請母事之。」居數日，嫗感其忠厚，曰：「醵錢本欲得婦耳，今若此反為君累，且奈何？吾幸有藏珠一囊，紉衣中，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。」越數日，於市中買一少女子，入門見嫗，相抱痛哭，則嫗之女也。蓋母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，至是皆歸遜所，嫗即為之合巹成禮。嫗又自言洪洞人，家有二子，今尚存珠數顆，可鬻之為歸計。乃攜婿及女俱歸，二子者固無恙，一家大喜過望，嫗乃三分其產，同居終其身。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。

張道濟手題王灣「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」一聯於政事堂；王元長賞柳文暢「亭皋木葉下，隴首秋雲飛」，書之齋壁；皇甫子安、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 「猿啼洞庭樹，人

在木蘭舟」，以為極則；又若王籍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當時稱為文外獨絕；孟浩然「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」，群公咸閣筆不復為繼；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，曰「回塘春盡雨，方響夜深船」。玩此數條，可悟五言三昧。

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，陳思王稱父曰家父，母曰家母，潘尼稱祖曰家祖，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，班固書集曰家孫。《顏氏家訓》：「姑姊妹已嫁，則以夫氏稱之，在室以次第稱之，言禮成他族，不得云家也；子孫不得稱家者，輕略之也。」此說與班、蔡之稱不同矣。

漢律，二千石有予告，有賜告。予告在官有功最，法所當得者也。賜告者，病滿三月，當免，天子優賜其告，使得印綬，將官屬歸家理病。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，自馮野王始也。

《琵琶錄》云：「羽調綠腰。」注云：即錄要也，本自樂工進曲，上令錄出要者以為名，誤為綠腰也。白樂天詩注又訛為六麼，乃其曲。又有高平仙呂，非羽調。吳楚材《強識略》云然。

詹事府、左右春坊、司經局，皆東宮從官，雖居同署，而各有印信，不相統攝。今文移章奏，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，謬也。亦如十三道御史，例不冠以都察院，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，謬也。本朝設詹事府，沿明代之舊，而稍不同。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，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，皆與枚卜。今則班通政、大理之下，府丞罷不設，通事舍人亦罷不設。左右春坊，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，後罷不設，今沿之。司直郎、清紀郎。司諫俱罷不設。司經局洗馬一人。洗，先也。《荀子》曰：「天子乘大輅，諸侯持輪乘輿先馬。」注：導馬也。《國語》曰：「勾踐為夫差洗馬。」如淳曰：「前驅也。」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，掌太子經書圖籍，其後止一人，今沿之。漢蘭台東觀有校書郎，北齊有正字。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，有正字，今校書罷不設，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。

世或疑文中子，以為房、杜、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，陋儒也。予讀司空圖《文中子碑》云：「天生文中子，以致聖人之用，得眾賢而廓之，以俟我唐，故梁、衛數公皆為其徒，恢文武之道，以濟貞觀治平之盛。」圖，唐人也；又文中子鄉人也。其言如此，可信耶？不可信耶？吾故特筆之，以結此輩之舌。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子，則詳《唐書・文苑・王勃傳》，文中子之名則附見《王績傳》。

《禮》，生曰名，死曰諱。今世俗不辨，以諱混施之生者，極可笑。然漢人有之。吳楚材《強識略》言：「漢《西嶽廟碑》云「樊君諱毅」，毅時尚在也。然則俚俗相沿，亦有所本。

堂溪公曰：玉卮無當。當，底也，謂人主漏泄群臣之語也。譬玉卮，美矣，而無底，則水迸散，不若瓦器有當，適用也〈如所謂君不密，則失臣也〉。

海船曰良芻，江船曰蠡，蠡作蠡音。

明洪武初立宗人府，以秦王為宗令，晉王、燕王為宗正，周王、楚王為左右宗人，皆正一品，其後不然。本朝無宗令、宗正等名，率以和碩親王、多羅郡王掌之，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。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，位次副都御史，與通政使、大理卿同列，曰「宗通大」。

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「間平」，謂漢河間獻王、東平憲王也；又古稱「原嘗」，謂趙平原君、齊孟嘗君，皆舉第二字言之。

今戶部有總督倉場，滿漢侍郎二人〈滿左漢右〉，總轄京通各倉；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，即漢之太倉令丞也。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。五代改曰如京使，取《詩》「如坻如京」之義。宋沿之，故柳開稱柳如京，舉其官也。

兵部有督捕，滿漢侍郎二人〈滿左漢右〉，左右理事官四人〈滿官工人，漢官二人〉，專司緝捕八旗逋逃之事。其屬漢郎中一人，員外郎一人，主事六人，司務一人。今歸之刑部，曰督捕司，止設漢郎中主事各一人，《管子》所謂「仆區」是也。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：「今天下一統，逃將安之？」此言最得大臣之體。予先曾官督捕侍郎，今十四五年，官刑部尚書，復兼領是事，惟以文正之意，仰承朝廷寬大之恩，宣布四方而已，故終歲不劾一失察之官，不治一窩隱之罪。非敢縱也，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。

戶部之屬，古有民部、度支、金部、倉部，明改十三清吏司，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，而各司吏書仍分民、支、金、倉四科。刑部之屬，古有憲部、比部、司門、都官，明改十三清吏司，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，而各司吏書仍分憲、比、司門、都官四科，存古制也。

本朝因之。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，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。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五司。

工部四清吏司外，今增製造庫，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中一人，即宋之文思院也〈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，甚奇〉。

六月初七日，和碩恭親王病薨，謚曰□〈諱長寧，世祖皇帝三子〉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和碩裕親王病薨，謚曰憲〈諱福全，世祖皇帝長子〉。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，襲封親王。

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《驪山集・崖雞》一篇，略之如左，以補《物類相感志》所未及。「客有籠鳥者，謂為崖雞，丹喙朱趾，佳尾鳩臆，大倍鴿，蓋雉屬也。因指其喙，此雛時殊黑，成翮而飛，始蛻其喙，褪黑出丹。鸚鵡之褪易其色，崖雞之褪並脫軀殼。方褪時，喙吭腫歕，如蛇蛻然。因言蛇蛻如蟬，蛻殼枯虛，裂頂而出，如更生然。座客或言麈蛻眼常求亡羊，得麈窮穀草中，故睛閉而新眶未啟。又有言獺蛻肝者，曰獺肝，凡十二析，月腐一析，則他一析更新，循環歲更。故諺曰人心象膽，世事獺肝。又有言麈蛻角者。麈，野羊也，大者重千斤。方蛻時，自投絕崖，冀震撼以自解，而麈亦自決死矣。已蘇而自逸，但不能得其蛻，期若麋鹿之冬夏云。有趙生者，因言其地多麝，曰前人言麝噬虺，食柏而香結，退臍而藏，覆以自珍。吾邑會寧無柏，麝將何食？麝春和其臍自張，獵諸花卉，得其香而括之，蠅蠓集其臍膻，然亦括之，凡諸花香蟲肉，皆香材也。遇蛇，回旋數周，撐足張臍以當之，蛇自起而納諸臍。獵人得其臍，或收蛇，不既者，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，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。言既，客有談龍者，龍之蛻以首。昔見晁氏蓄藥，嘗得全首，置牖下，高可二尺許，或得之地中，或得之石中，然不得其蛻之詳。」文矯異，甚可喜。

趙又辨《鳩逐婦》一則云：鳩逐婦，乃感天地之雨腸，而動其雌雄之情，求好逑也，非逐而去之之謂。歐陽永叔云：「天將陰，鳴鳩逐婦啼中林，鳩婦怒啼無好音。」非也。

趙又云，韻書，「五噫」，噫本平聲；楊眉庵「莫解梁鴻五噫歌」，趙大洲「梁君五噫今安否」，皆作去聲，誤。按字書，噫音依，恨聲，又音隘，飽食氣滿而有聲也。則依音為是。

楊用修言：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，以之解《三百篇》，真是枉事，不如且從毛、鄭。

胡釘鉸事，或言列禦寇，或言柳文暢。王性之《默記》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，云「他日見胡釘鉸者，知吾所在」。後諸為章惇引薦，特置第五甲，勉往置冠帶。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，問之，即胡釘鉸也，驚問慈上座何在，曰：「上座於人一舉意即知之，且頃刻已萬里矣，何可知其處也。」此胡釘鉸又異人矣。一耶二耶？

寶應孝廉陶成，字雲湖，朱升之大參妻父也，以畫名家。偶閱王兆雲《揮麈新談》，載其行事怪僻甚，殆郭忠恕之流。成小時從師，見其妻，即圖之；次見其女，又圖之，皆逼真。師怒逐之。寫花鳥人物最工，芙蓉尤入神品。然與物多忤，性不可測識。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，乃於其遊歷之所遍栽芙蓉。秋日花盛開，成過之，喜甚，主人已預具絹素，張於庭，立成二十幅，索酒痛飲而去。嘗同升之赴會試，距試期僅三日，忽語升之曰：「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，子其從我遊乎？」升之不可。成買小車，徑造其家，痛飲花下，五日乃去，遂悞試期。嘗以挾伎事露，御史知其名，欲全之，觀其贈伎詩曰：「此殆非子作。」成爭之曰：「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，而謂他人作乎！」竟坐除名。晚遇一伎甚美，而不肯與接，成自織錦裙持見之，精類鬼工，伎乃大喜。既遂挾伎以遁，坐謫戍邊。

陳寒山〈函輝〉云：王立轂，字伯無，少入雞足山，忽逢伽葉，引入石壁中，語之曰：「汝墮火宅中，行慈忍戒，他日勇退急流，橋下前身猶在。」既出，壁合如故。王遂持戒殺終身。

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，有句云：「笻杖古松流水外，蒲團修竹緒風間。」予愛之，命畫師禹鴻臚〈之鼎〉寫為二圖。

《大唐傳載》云：「顏魯公刻姓名於石，或置高山之上，或沉大洲之中，云『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』。」此因杜元凱事而傅會之耳。魯公碑版照曜天下，安用區區為爾，亦陋甚矣。

李龜年有弟彭年、鶴年，開元中皆有盛名。鶴年善歌，製《渭州》，彭年善舞，龜年善打羯鼓。見《大唐傳載》。

康熙辛亥，宋荔裳〈琬〉在京師，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、梁蒼岩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，予首倡偶用纈字。明日，梁問予纈字之義，對不能悉。按《潘氏記聞》云：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，性巧慧，鏤版為雜花，打為夾纈。代宗賞之，命宮中依樣製造。又《西河記》，西河婦女無桑蠶，皆著碧纈，韻書但言文繒耳。

上己卯南巡視河，賜江蘇巡撫臣宋犖「仁惠誠民」四大字，又賜「懷抱清朗」四字。癸未，以河工底績，再南巡渡江，駐蹕江天寺〈即金山寺，御賜今名〉。犖時扈從，奏云：「臣家有別業在西陂，乞御書『西陂』二大字賜臣，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。」玉音云：「此二字頗不易書。」犖再奏云：「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，刑部尚書王士禛少與臣為同學，嘗云二字倘得御書，乃為不朽盛事。」上笑而書之，即以頒賜，頃之駕回行宮，又命侍衛取入，重書賜焉，再賜 「清德堂」大字。犖西陂有緯蕭草堂、釣家芰梁諸勝，常邀予輩同人賦詩，今果獲御書張之，不世之遇也。古名臣別業，最著無如午橋、平泉，皆地以人重，顧未聞有此，矧輞川、盤洲以下乎？犖有《扈從紀恩詩》紀其事，中一首云：「御筆傳來訝再三，西陂寶墨秘龍函。一時盛事流傳速，已入漁洋續偶談。」

李庶常麗生〈暄亨〉，蔚州人，示予《雲中節義錄》。所錄闖寇之難，大同殉節者五人，宗室二人：永慶郡王某，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窺，巡撫衛景瑗韓城人，監司朱家仕河州人，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。衛公本末，載諸他書甚著，餘得略而書之。永慶郡王，失其名，居大同。甲申正月，李賊將出雁門，掠雲中，諸王府謀迎降，王獨大言曰：「堂堂親藩，奈何降賊，持何面目見太祖列宗於地下乎！」賊至，王介胄率左右鼓噪出，將赴敵死，顧左右曰：「今日乃孤畢命時也！卿輩寧死同時，勿辱賊手。」方抵城門，會總兵官芒襄叛出迎賊，與王衛士戰，射王中肩，王死之，官屬殲焉，襄遂以城降。鎮國中尉俊窺，被服儒雅，善八分書，慷慨好談節義。賊逼城，聚弟侄謀曰：「所不遣汝曹先去者，欲同急難耳。然同死無益，汝不聞微子之去，伍員之覆楚乎？我死，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。若輩各從其志，惟不可降賊以辱國。」乃闔戶，大書於壁曰：「襄垣管理殉國盡忠。」旁注「九二慧泉」四字，遂自剄。九二，行也；慧泉，其字。數日，家人歸，殮之，顏色如生。朱家仕，中崇禎戊辰進士，巡撫衛景瑗雅重之。聞寇警，衛公召集文武眾僚屬，歃血漢壽亭侯祠下。衛既歃，總兵官芒襄有異志，逡巡不進。家仕獨義形於色，誓不與賊俱生，城陷前一日赴井死。諸生李若葵，率妻子等同縊，題壁曰：「一門俱死，大節已完。」七日始殮，舉家顏色如生〈代王，明大祖第十二子，國大同，謚曰簡〉。

七月初一日，上聞裕親王薨，自行在冒雨回京師。至東直門，望城而哭，未入宮，先駕臨王府，率皇太子哭奠。既登輦，哭不絕聲，入大內，避正殿，居延禧宮。諸王、貝勒、內閣部院、九卿、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起居，請節哀，仍赴蒼震門請駕還宮，不許。王慈惠謙和，動必以禮，上素篤手足之愛，朝論以為不愧漢之間平云。

是日，又命皇太子詣恭親王靈幄奠酒。

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，能詩，未詳名字。近讀《觚剩》，乃知蕭名詩，字中素，別字芷崖。博學能文，尤長於詩，嘗有五言云：「遼海吞邊月，長城鎖亂山。」七言云：「山寺落梅傷別易，天涯芳草寄愁難。」皆佳句也。

初五日，裕親王殯於齊化門外郊園，皇太后、皇上、東宮皆臨王府親送，滿漢內閣九卿皆送至園。奠畢，歸入朝，上傳尚書臣士禛、大理寺卿李斯義、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赴乾清門，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，並問：「前遣官照口外養蒙古例往賑，實有益於百姓否？」臣士禛奏：「皇上軫念民艱，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例賑濟，地方大小官員仰體聖意，實心料理，不敢文具視之，自實有裨益於百姓。但今年之災非比去年，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，今年則六郡無不被水，加以丹災，視去年不啻數倍。今舊穀已盡，新穀絕望，民間所苦，在於無米。」上諭戶部尚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。

初六日，駕幸口外。

袁氏自江左已來，淑、粲、察、昂，歷著高節。及唐初，文皇將選東宮官屬，謂岑文本曰：「梁、陳名臣，有誰可稱？復有子弟堪招引否？」對曰：「隋師入陳，百司奔散，唯袁憲侍側不去。王充受隋禪，群僚表請勸進，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。父子皆稱忠烈。」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，雖琅琊王氏，繼世台鼎，而累朝首為佐命，恥與為伍。朗孫誼，虞世南外孫也，為蘇州刺史，謂司馬張沛曰：「門戶須歷代人賢，名節風教，為衣冠顧矚，始可稱舉，老夫是也。」宜其高自位置如此。

崔信明「楓落吳江冷」五字，初唐所少。信明，吾鄉益都人也。以五月五日午時生，有異雀數頭，五色畢備，鳴於庭樹。初仕隋為堯城令，竇建德欲引用之，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，勸以立事，信明曰：「昔申胥海畔漁者，尚能固其節，吾終不能屈身偽朝。」遂隱太行山。貞觀中，應詔，舉為秦川令，卒。信明不獨才名冠一時，而大節毅然，尤為可書。其自負詩過李百藥，非蹇傲也。鄭世翼何許人，乃敢肆其輕薄耶！

全州謝良琦，字石臞，能為古文。康熙初，以明經通判常州，恃才傲睨，意不可一世。常以謁巡按御史，與予解後公廨，初未相識，彼此不交一言罷去；既而知其予也，乃遣使過江，致書問，通殷勤。後貽其刻集，中有為予漁洋詩序，予笑語人：「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！」會同年江陵胡默齋〈在恪〉官江南提學，聞謝名，過毗陵，因召見之。謝時有母之喪，要絰而往。甫登舟，胡亦卞急人也，望見之，怒甚，急使麾去，謝傲然不屑。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，時穎士居喪廣陵，聞召，詣京師，綰麻謁林甫於政事省。林甫大惡之，即令斥去。穎士忿，乃作《伐櫻桃賦》以刺之，與良琦事正相類。

《舊唐書》為李巨川作佳傳，列於《文苑》，始終無貶詞；《新唐書》則置之《叛臣傳》，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。使非宋景文，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，《春秋》之義謂何？然《新書》既以僕固懷恩、李懷光、李錡等為叛臣，又列李正己、師古、師道、吳少誠、元濟等於藩鎮，一進一退，其義何居？每開卷至此，輒為憤懣移日。

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伊桑阿卒。公滿洲人，順治乙未科進士。康熙戊辰，以禮部尚書大拜，在相位十五年。壬午，以病予告，至是卒，年六十六，謚文端。

黃山湯泉，皆朱砂。天啟中，或浴於泉，見一鼠躍出，純赤色，長尺餘，曰朱砂鼠。

古今文人，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，世人多耳食，抑何從知之。如《歸田錄》所載謝伯初景山《送永叔謫夷陵》詩，中聯云：「長官衫色江波綠，學士才華蜀錦張。下國難留金馬客，新詩傳與竹枝娘。」明欽天監博士馬軾，字敬瞻，《送岳季方閣老》云：「五嶺瘴高煙蔽日，兩孤雲濕雨鳴秋。」結句：「祭罷鱷魚歸去晚，刺桐花外月如鉤。」右二詩，即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，未必能到，論者不可徇名而失實，故特表而出之。

常愛杜詩「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」，又明初人詩「數家茅屋臨江水，一路松風響杜鵑」，寫蜀江風景，宛然在目。予曾擬作一聯，送同年張仲誠〈沐〉知資縣，云「子規聲斷處，山木雨來時」；又「嘉陵驛路千餘里，處處春山叫畫眉」，皆眼前實景也。

歐陽公云：「秋霖不止，文書頗稀，叢竹蕭蕭，似聽愁滴。」蘇公云：「歲雲莫矣，風雪淒然，紙窗竹屋，燈火青熒。時於此間，得少佳趣。」此等寂寥風味，富貴人所不耐，

而予最喜之，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，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。然歐公有《刑部海棠》及《刑部看竹》詩，今刑部詎復有此遊觀之勝耶！

予嘗謂詩文書畫，皆以人重，蘇、黃遺墨，流傳至今者，一字兼金；章惇、京、卞，豈不工書，後人糞土視之，一錢不直，所謂三代之直道也。永叔有言，古之人率皆能書，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，使顏魯公書雖不工，後世見者必寶之，非獨書也。詩文之屬，莫不皆然。

《歸田錄》記陶谷召對便殿，旁徨不進，太祖笑曰：「此措大索事分。」顧左右取袍帶來，谷乃趨入。予嘗笑之，谷欲效汲長孺，而其奉使南唐、吳越，狼狽乃爾，疑出兩人之所為，又何歟？

御史言事，不先白台長，自宋劉子儀為中丞始。

李方伯紫瀾〈濤〉自桂林歸，求為母夫人作傳，貽予楊孟載手錄《眉庵詩集》五大冊，雖書法未為當家，然先哲故物，可寶惜也。每幅有「子京墨林」、 「項叔子琴書清暇」等印，蓋禾中項氏藏本也。卷首自識，行未有「業字號」三字，云：「余自離吳門，未嘗作詩，間有所述，不復存稿。邇來西江，意或得追理舊業，而案牘山積，雖罷竭駑鈍，猶不及十之二，矧從容筆硯間哉！固知有愧於穆之也。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猶臨江〈冬字至侯字一勾，下又一圈，句疑有誤〉，余奉省檄執雁謁軍門，修聘禮。自己未至丙寅，往返者八月。凡目所睹，身所歷，念慮所思，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，如春山早鶯，初出深谷，舌強語澀，殊不成音。欲棄置水中，復念余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舊稿為憾，姑存此以貽方君。君長於詩，尤工唐人五言，與余友張羽來儀為倡和友云。吳人楊基識。」後書五言一篇，云：「今夕復何夕，夢我生平友。握手無所言，但道別離久。覺來聞秋蟲，空堂竟何有。不知千里道，君魂果來否？當年亦如夢，聚散一回首。起坐誰與親，鍾鳴月穿牖。」其詩分體，不分卷，凡若干首，不止序所云「奉使四十首」也。按孟載始以薦為江西行省幕官，此蓋江西時所自書，首卷起《寓懷十二首》，與今本同，但今本作《感懷》耳。按《眉庵集》中有《秋日懷方員外》詩，《張靜居集》亦有《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》、《送方員外歸吳興》詩，所云「晴春入舊臘，積雪含清暉」是也。方蓋吳興人。

《王徵士集》四卷，都少卿元敬所定，有元敬及浦杲序。徵士名彝，字常宗，又號鳷雉子，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《元史》，後亦同死魏觀之難。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，又或

以為吳中四傑之一，以常宗代張來儀者。今觀其詩，歌行擬李賀、溫庭筠，殊墮惡道，餘體亦不能佳，詎能與高、楊頡頏上下乎？固知高、楊、徐、王之說，誕而無徵矣。此本嘉定門人陸廷燦扶照所刻。

王元之《五代史闕文》，僅一卷，而辨證精嚴，足正史官之謬。如辨司空圖「清直大節」一段，尤萬古公論所繫，非眇小也。如敘莊宗「三矢告廟」一段，文字淋漓慷慨，足為武皇父子寫生。歐陽《五代史・伶官傳》全用之，遂成絕調。惟以張全義為亂世賊臣，深合《春秋》之義，而歐陽不取，於《全義傳》略無貶詞，蓋即舊史以成文耳，終當以元之為定論也。元之，吾鄉鉅野人，其《小畜集》三十卷，黃俞邰〈虞稷〉千頃堂有傳本，惜未及借錄。

元吳師道《禮部集》二十卷：詩九卷，雜文十一卷。師道，金華蘭溪人，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，而與黃晉卿溍、柳道傳貫為友，故其學問文章，遠有統緒，時稱其為文清勁，善持論。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。此本乃昆山徐少宰果亭〈秉義〉寫以見貽者。吳至治辛酉進士，仕止國子博士致仕，加禮部郎中，故集稱禮部云。

吳師道《仙山秋月圖》詩，自注：「宮扇，馬遠畫，宋寧宗後楊氏題詩，自稱楊妹子。」詩中感慨濟王之事，以楊妹子為楊後，誤。

陸廣微《吳地記》所載，如語兒亭等，最為可笑。又多可疑者，如馮歡宅，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，有彈鋏巷；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挺、陳開疆、顧冶子三墓，尤謬。按《齊乘》云，三士塚在臨淄南一里，一基三塚。《晏子春秋》：公孫捷、田開疆、古冶子事齊景公，勇而無禮，晏子言於公，饋之二桃，云云，是事真妄固不足辯，然三子齊臣，死不葬近郊，而遠葬吳地，此復何理？至於馮歡宅之訛謬，又不煩筆劄者也。與張騫有墓在平原，班超有墓在長清，同一傳訛，《齊乘》已辯其非矣。

世言瓊花，天下惟揚州蕃厘觀一株，故宋人作無雙亭於其側。然元遺山《續夷堅志》云：「鄠縣南十里炭谷，入谷五里有瓊花樹，大四人始合抱。逢閏即花，以初伏開，末伏乃盡。花白如玉，中有玉胡蝶一，高出花上，花落不著地，乘空而起。」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。